

WO TU QI PA

卢常青◎主编

# 沃土奇闻

卢常青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 冤家·亲家

编剧：谷景峰

## 剧情简介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冀东某农村。

王小凤在外打工回家后，志在自己设计建一个大型香油厂，村里青年张大刚是她理想的合作伙伴，然而两个父辈——王友山和张玉昌过去有仇，因而受阻。

张玉昌与糕点厂签了供油合同，不料石磨老化不能磨油，小凤得知后，主动教大刚杵磨，大刚又以父亲名义借给王友山家钱，小凤和大刚在交往中产生了爱情。村里寡妇兰花要逼女儿秋菊嫁给大刚。其实秋菊和友山之子王小利早就相爱，因兰花与友山有隔阂，所以千方百计阻挠女儿与王家接触。大刚和小凤同情秋菊，并定计用多要彩礼的办法把亲事搞黄。

王友山帮张玉昌磨香油，又教大刚做油绝技，感化了张玉昌。在小凤、大刚的巧妙周旋下，三方家长都消除了矛盾，决定联合建油厂。有情人终成眷属，过去的冤家变成了亲家。

剧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个体私营经济飞速发展中，农村青年表现出的良好精神风貌和正确的人生观、择业观、致富观、恋爱观，同时也看出即将进入21世纪的农村人与人关系的微妙变化。

##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王小凤：女，25岁。

秋 菊：女，22岁。

王小利：男，23岁，王小凤之弟。

张大刚：男，26岁。

兰 花：女，50岁，秋菊之母。

张玉昌：男，57岁。

玉昌妻：女，56岁。

王友山：男，61岁，小凤、小利之父。

男青甲：男，40岁。

女青年甲、乙、丙、丁群众若干人。

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冀东某村。

第一场 初 探

【20世纪90年代末。春天。

【蓝天白云，碧野流水。

【幕启。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小凤、秋菊、女青年甲、乙、丙、丁在做撒化肥的舞蹈。

秋菊：（唱）青蛙那个打鼓小河唱，

合：（唱）伴我姐妹撒肥忙。

小凤：（唱）左手甩——

合：（唱）甩出一条银链空中舞；

秋菊：（唱）右手扬——

合：（唱）扬出一片美丽春光。禾苗青青肥又壮，今年丰收有保障。

【小利扛锹上。

小利：姐，撒完了吗？

小凤：撒完了。

小利：那就给秋菊家撒去吧。

女乙：小利，你跟秋菊姐去得了，我们去多不方便？

女甲：是啊！

小凤：你这个死丫头……（追打嬉闹）

秋菊：看我不打你！

小凤：好了好了，别闹了，咱抓紧时间快走吧。

小利：这里还得留一个人，渠口还开着呢，等浇完了堵上渠口才能走。

小凤：我留下，你们先走吧。

小利：好。姐，给。（将锹递给小凤）走。

【小利带众人下。小凤巡视少时。

小凤：（唱）蓝天绿野百花香，  
蝴蝶翩翩一双双。  
美景宜人心舒畅，  
站在田埂暗思量。  
忆当年高考无缘我落了榜，  
毅然决断闯南方。  
出外打工我把见识长，  
胸怀抱负回故乡。  
立大志建个机械化的香油厂，  
最合适我这个伙伴当属大刚。  
大刚他为人老实又忠厚，  
他上过技校懂得安装。  
怎奈何，两家的老人有笔冤仇账，  
几次想说又怕碰南墙。  
等机会错过后悔晚，  
往后拖岂不是误了大好时光。

【幕后车铃响，大刚骑油车上，见有人急下车。

小凤：大刚哥！

大刚：小凤，你干啥呢？

小凤：这不，施肥。

大刚：你还真行，在外这么多年庄稼活儿还没忘。

小凤：老本行儿咋会忘呢，你卖油去啊？

大刚：可不。

小凤：发大财了吧？

大刚：小本经营长流水，钱嘛，也赚了些。小凤，你家油坊最近怎么样？

小凤：小打小闹，凑合呗……你……就打算守着个小小油坊一辈

子？

大刚：咱也没别的本领啊。

小凤：既然是做香油，就应该发挥特长，在香油上做大文章。

大刚：咋做大文章？

小凤：大刚哥。

(唱)企业联合是方向，  
谁有名牌谁就强。  
我爹怀有做油绝技，  
传统美味要发扬。  
我打算建一个机械化的香油厂，  
以机带磨出油浆，  
招工人，盖厂房，  
合同订油销四方。  
大刚哥你曾上过技校，  
懂得机器你会安装。  
咱两家合办一个香油厂，  
齐心协力相得益彰。

大刚：(唱)听罢小凤谈设想，  
真叫我有口难开腔。  
我爹他经常对我讲，  
张王两家冤大仇深势不两立各一方。  
不准我与王家有来往，  
恰好似隔山隔壑隔海洋。  
小凤她主动提出联办油厂，  
我不知所措无主张。  
小凤，联办油厂我没意见，可我得回家跟我爹商量商量。

小凤：好，我先搞一个图纸设计。

大刚：就这样了，你听我个准信儿。

小凤：（扭头一望）哎呀，水放好了，我得堵渠口去。

（急跑下，大刚望小凤背影欲走，兰花上。）

兰花：哟，大刚啊。

大刚：大婶儿，你干啥去？

兰花：闲着没事儿，赶个闲集儿。（欲走又归）哎，我说大刚。

刚才你和……

大刚：我跟小凤说了几句话。

兰花：是不是对上象了？

大刚：看你说哪儿去了？

兰花：说句笑话嘛，你们俩要能对上象，那不成了“今古奇观”啦？你忘了？想当年你爸爸和她爸爸……

大刚：大婶儿，过去的事别提了。

兰花：好，不提了，不提了，咱说正事儿。大刚，想说媳妇不？大婶包了！

大刚：（不耐烦地）大婶儿，我还急着卖油去呢，拜拜了！（骑车下）

兰花：（望大刚背影）闺女的对象，就选他了！

【幕落。

## 第二场 提 亲

【继前场。当天下午。

【张玉昌家。窗前一盘油磨，旁边放一些应手家具。

【幕启。玉昌妻簸芝麻，张玉昌上。

玉昌：（唱）人逢喜事精神爽，

我一路小跑几奔回庄，奔回庄。

哈哈……

昌妻：老头子，你今儿咋这么乐，捡狗头金啦？

玉昌：噢，老伴呀，我告诉你一个好、好、好消息。

(唱)今天我去个糕点厂，  
名字就叫“十里香”。  
这个糕点厂销路不畅，  
眼看着厂子就要黄。  
请来个师傅把名牌创，  
专生产像玫瑰的、甜蜜蜜的、酥噜噜脆的、  
香油做的那个麻糖哎。  
正发愁香油供不上，  
我找到经理就把合同签，  
双方画押盖了章。  
两个月供油一千斤。

昌妻：(唱)一千斤香油五大缸。

玉昌：(唱)再不愁香油销路差，  
再不用走了东庄串西庄。  
按时交货还有奖赏，  
奖一台日本彩电是原装。

昌妻：(唱)两个月完不成怎么讲？

玉昌：(唱)厂里的损失咱承当。

昌妻：我说老头子，这可是树梢上打秋千——玄乎，咱两个月能磨一千斤香油？

玉昌：咱家里还存着两缸不是，再辛苦点儿，没问题。

昌妻：你说得倒轻巧，人是铁打的驴也不是铁打的呀！  
哎哟我这腰……

玉昌：看看，说着说着就来了，（为妻捶腰）忍着点啊，没有苦中苦，哪有大把钱呀！

昌妻：钱、钱！你就知道钱。

玉昌：看你说的，这年头没钱行吗？有钱的是大爷，没钱的是孙子。你看那大款，（哼大鼓调儿）揣着大哥大，掖着“BP”机，出出进进坐“大奔”，搂的是小秘……

昌妻：你这老东西，净说乱七八糟的，我一天累得喘不过气来，你一点儿都不心疼。

玉昌：你呀……唉！

昌妻：大刚要有个媳妇也能替我把手，两个月一千斤香油，油磨完了，我也就耗干了。

玉昌：可也是，大刚这小子也真各色，提媒的倒不少，可他……唉！

昌妻：我看再有提媒的，差不离就给他定了。

玉昌：也中。

昌妻：可就怕他不愿意。

玉昌：他敢！我就不信老子管不了小子！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

【大刚推油车上。

大刚：爹，妈。

玉昌：哎，刚，你今天咋回来这么早？

昌妻：是呀，香油卖啦？

大刚：卖不动呀。人家王友山家香油磨不上卖，咱家的可好……

玉昌：妈的，这个王友山成心撸咱的钱串子砸咱的饭碗子！不过不打紧，从今后你就用不着骑车卖油去了。

大刚：怎么，不卖油了？

玉昌：我跟“十里香”糕点厂订了合同，两个月供油一千斤，你看。（掏合同给大刚）

大刚：（看合同）这倒是好事儿，可就怕咱完不成啊！

玉昌：咱家还存着两缸香油不是。

大刚：那也够钱。

玉昌：到时候再不中，咱早起四点半，中午别吃饭，晚上看不见，黑价连轴儿转。

昌妻：你道是“学大寨”呢？

大刚：爹，看这形势，要想做大买卖，咱油坊也得改革了。

玉昌：改革？咋改革？

大刚：爹，你听我说。

(唱)看如今城乡生活天天好，  
消费水平步步高，  
咱家的香油质量本就差，  
没优势市场上脚步站不牢。  
小驴拉磨圈圈绕，  
烟气腾腾燎眉毛。  
驴子累垮人熬倒，  
一天出油一两瓢。  
这样的生产方式不改掉，  
油坊很快就折腰。

玉昌：那你说咋办哪？

大刚：(唱)淘汰瘸驴破马疙瘩套，  
盖一个厂房大又高，  
电烤箱里把芝麻炒，  
电扭一按油滔滔。

玉昌：那敢情好，咱能办得到吗？

大刚：爹，小凤打工回家了，她会搞设计，她爹又有做香油绝技，咱两家合起来建一个香油厂几年就发大财。

玉昌：你快给我拉倒！

(唱)我当你有、有什么好主张，  
原来是一肚子臭米汤。  
我跟他爹有笔冤仇账，  
他险些打我一命亡。  
你鬼迷心窍心不孝，  
竟然要与仇家结友帮？

大刚：爹，多少年的疙瘩你咋总记着，友山大伯打你也是误伤。

玉昌：住口！

(唱)忤逆子，太混账，  
胳膊肘冲外你丧了天良。

大刚：(唱)做人就要坦荡荡，  
谁像你，斤斤计较小肚鸡肠！

玉昌：(唱)你竟敢把老爹来顶撞，  
我……我……  
我打你这个吃里爬外的白眼儿狼！  
(找东西追打大刚)

昌妻：(急拉)老头子，这是干啥呀，刚才还好好的，一会儿就变了脸。

玉昌：你没听见吗？他说王友山打我是误伤，给那老东西把创。  
那老美炸中国大使馆还说误伤呢，误伤就中是咋的？

大刚：这跟美国炸中国大使馆连得上吗？

玉昌：连不上我也连！咋的？

昌妻：算了算了，这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别提了，这多年了，王友山为给你治病，也花了不少钱呢。

玉昌：那他活该！

昌妻：老头子，快坐下消消气儿，我给你倒碗水去。

【大刚欲下。

玉昌：站住！你干啥去？

大刚：不干啥。

玉昌：去！快到银行去支2000块钱，把全村的芝麻都给我收上来！  
快去！

【大刚下。玉昌抽烟，昌妻端来一杯水给玉昌。

昌妻：你喝口水消消气。

玉昌：你呀你呀你……

昌妻：我咋惹你啦？

玉昌：鸡窝里掏不出凤凰蛋，傻妈养不出尖儿子。你看你下的这个犊子，傻了吧唧，娘俩随几个紧！

【兰花上。

兰花：哟，大嫂子！大哥大嫂这是干啥呢？

昌妻：他婶儿来了？稀客。

玉昌：（低头喝水）

兰花：（走近玉昌）你看我大哥多会摆谱儿？烟卷儿叼着，茶水喝着，就差搂着个小秘了。

玉昌：（扑地一笑）还小秘呢，老秘都答兑不上去了。

昌妻：老没正经。

玉昌：兰花呀，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你是卖芝麻呀，还是买香油呢？

兰花：我呀，一不卖芝麻，二不买香油，开口就唱！

（唱）未开口，我笑呀笑呵呵，

老哥哎，老嫂哎，细听我说呀：

这辈子我就生了闺女一个，

含着怕咯了，搂着怕热了，

娇生惯养哎，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秋菊她今年二十多。

那个提媒的是接二连三把门坎儿都踢破，

她又摇头又摆手没眼夹腩。

我左打听右询问这才把谜底破，

原来是爱上了她大刚哥呀。

说什么非大刚终身不出阁，

硬逼我到你家说合说合。

玉昌：（大喜）真事儿是咋的？

兰花：（唱）要愿意紧溜儿地把彩礼过，

把秋菊娶过门莫再耽搁。

昌妻：他婶，快坐。

玉昌：他婶儿，坐，坐下说。抽烟。

兰花：还是你家富，净抽好烟。

昌妻：那就等大刚回来跟他商量商量？

玉昌：还商量啥？我当家！

兰花：一言为定。

玉昌：啊雷打不动！

兰花：驷马难追！

玉昌：立竿见影！

昌妻：他婶儿，那彩礼……

兰花：彩礼吗，我们合计合计，反正你家富，要多少还不是牛身上拔一根毛？

玉昌：那是。

兰花：那我就回去了，给闺女报个喜讯儿。

玉昌：他婶儿，家里还有香油吃呀？

兰花：有，有——瓶子里还有这一块儿呢。

玉昌：（对妻）去，给他婶儿灌瓶子去。

【兰花虚乎着，昌妻进内。

玉昌：（对内）灌那没掺假的啊！（内应）

【昌妻拎油出，递兰花。

兰花：这……（欲接又不好意思）

昌妻：没说的，以后缺油吃就来灌。

兰花：（接油）那我就不客气了。哎，我说大哥呀，油坊里的活儿要忙不开，让秋菊过来帮个忙吧！

玉昌：好哇，我正愁人手不够哪，明天就叫她来吧！

兰花：正好，四两棉花一张弓叫他俩——细谈（弹）谈（弹）！

【幕落。

### 第三场 观 图

【继上场若干天后。

【王友山家油坊。

【小凤画图，友山坐一旁收拾簸箕。

【幕启，静场片刻。

友山：不行！

小凤：爹。

友山：我说不行就不行！

小凤：爹，两家联合办厂是件好事，你咋就不愿意呢？

友山：你有能耐贷款建油厂爹不管，要想跟张家联手，说出大天来也不行。

小凤：爹，多少年了，您跟玉昌大叔虽有疙瘩，能总记着呀！

友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年，我给队里做香油，张玉昌当会计他要我教他做油绝技我没告诉他，还揭发他偷香油的丑事，从此，他就跟我记了仇。联产承包后，张玉昌开起

了油坊。有一天，他到咱家来，说“一滴香”纯属骗人，根本没什么秘方，他将我，我就把秘方拿出来，他傻眼了，想借去看一看，我不答应，他就抢，我俩扭在一起。我用力推，他一头撞在了炕沿上，他愣说是我打的，其实伤势并不严重，可他住院三个月，花得咱倾家荡产呀！

(唱)张玉昌，良心坏，  
讹诈咱家太不应该，  
要想跟他办油厂，  
除非是太阳从西升起来！

小凤：(唱)老爹爹忆往事心情激愤，  
不由我心沉重话语难云。  
两家的冤仇难化解，  
咫尺天涯阻隔深。  
老爹呀，  
我知你多年委屈胸中闷，  
可不能恩恩怨怨永记在心。  
你不见沧海桑田风云幻，  
斗转星移变了乾坤。  
你不见庄稼人步步交好运，  
康庄大道万马奔。  
常言道鞋帮鞋底互帮衬，  
远亲怎能比近邻。  
自古咱吃的是一井水，  
亲不亲也算故乡人。  
你看那天变地变人也变，  
冤仇宜化不宜存。  
你常说仁者吃亏是好汉，

遇着事应让人三分。  
君子不记小人过，  
又何必自寻烦恼自伤神。  
热血融冰化积怨，  
宽容消寒现阳春。  
从今后办油厂化仇恨，  
和和睦睦协手共富才是真。

友山：你爹我不是糊涂人，心里啥都明白，大刚是个好孩子，可我一见张玉昌，气就不打一处来，跟他联合办厂……

小凤：爹……

友山：凤儿，别说了。（欲走）

小凤：爹，你干啥去？

友山：我心里乱，出去走走。

小凤：早点儿回来呀。

友山：哎。（下）

【小凤在图上又画了几笔。

【小利上。

小利：（高兴地）姐。

小凤：小利，今天咋这么高兴？

小利：姐，我和秋菊成了！

小凤：小利，怎么回事告诉姐。

小利：姐。

（唱）咱村的姑娘李秋菊，  
长得聪明又美丽。  
我二人干活儿常相遇，  
说说笑笑论东西呀论东西呀。  
我们俩相爱都藏心底，

谁也没有勇气提。谁也没有勇气提呀。

刚才我回家把她遇，

突然间抓住我手她的话语急呀，

说是爱我要我把她娶，

还表示海枯石烂志不移。

小弟我搞了一个好对象，

你说欢喜不欢喜？

小凤：欢喜！欢喜！其实你们俩的事，姐早就看出来，一会儿

爹回来告诉他，

他会更高兴的。

小利：哎，姐，咱香油厂要盖成的话叫秋菊来当工人。

小凤：那是自然——岂止是工人呀？（相视笑）

【大刚上。

大刚：小凤。

小凤：大刚哥，你怎么才来呀？

大刚：咳，别提了，我爹跟糕点厂订了供应合同，我们一家忙得不亦乐乎，可偏偏油磨坏了。

小凤：什么地方坏了？

大刚：磨太老，该杵了。

小凤：那就赶紧杵磨呀。

大刚：咱这一团转儿，除了友山大伯外，就没一个会杵磨的，大伯这把年纪，再者说……

小凤：你爹跟我爹有仇是吧？

大刚：我爹他……咳！

大刚：哎小凤，联建油厂的事儿……真对不起……

小凤：是大叔不同意吧？

大刚：我爹他……我是哑巴吃黄连……